



无独有偶

论挺你及其他／王晓峰

情人与传说／沙爽

怀念是一趟没有尽头的旅程／蒋林

1988，我想和我的女人谈谈／黄芳盛

与君一席话／叶劲

1976年的鲨鱼／刘伟林

情人像野草一样生长／霍君



NLIC297082087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独有偶. 1 / 王巍主编.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02-2847-7

I. ①无…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4321号

无独有偶1

主 编 王巍
责任编辑 安静
执行编辑 路漫 张苗 何贝
美术编辑 盛小静
策划设计 长沙市越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60mm×116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3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五
十
有
偶

目录

■王晓峰	论挺你及其他	005
■徐 累	褶折	013
■沙 爽	情人与传说	017
■余世存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025
■黄土路	一堆文字	031
■蒋 林	怀念是一趟没有尽头的旅程	037
■蒋 林	寻找张国荣	041
■黄芳盛	1988, 我想和我的女人谈谈	051
■叶 勐	与君一席话	059

《无独有偶》：鲜亮、夺目

——摒弃旧时代的陈迹，呈现全新的文学样式。

《无独有偶》：锋芒、无畏

——找寻被隐匿的真相，探求真正的文学本源。

《无独有偶》：睿智、深度

——唤醒酣眠中的思想，追求更高的文学维度。

■ 魏思孝	手指生长的旺季	065
■ 马林·索雷斯库	奇想(外二首)	073
■ 沈 念	投影在你波心	077
■ 陈宏伟	木瓜奶茶	087
■ 李东文	爱上一个叫春妮的女子	093
■ 刘伟林	1976年的鲇鱼	101
■ 霍 君	情人像野草一样生长	109
■ 张执浩	群山在望，而你是我的白内障(外一章)	123



我思想不健康——

论挺你及其他

■ 王晓峰



NLIC2970820878

世界不如此美好



论挺你

网络上流行一个词：挺你。我思想不健康，总以为这个词跟性交有关，所以我觉得不舒服。“挺你”的流行，体现出网民的一种特殊气质，简明扼要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因为平时老见到这个词，慢慢我就会思考，它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挺你”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就是“我支持你”，表达这个姿态的原因是，当你受到非议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有人会站出来告诉你，咱俩可是一拨的。但互联网在颇富创意的制造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难免落入俗套，或者被网民庸俗化，变成一种形式主义，进而让你变成行尸走肉。“挺你”让我不得不想到“文革”。

排队，历来是极权制度下的一种手段，因为正确不是站在真理一边，而是站在强权一边。权力的威慑让你不得不放弃判断，为了保全自己，必须表个态，不就是“我挺你”嘛。

互联网是新的数字化、虚拟化文革，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了。这就像一个人本质上总想用某种方式达到手淫的目的，你给他什么新鲜的玩具他都会用作手淫的辅助工具。没有互联网，墙上是排队、党同伐异的战场，有了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是过去的墙，只是大字报不用纸了。于是，“我挺你”旧貌换新颜，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互联网越发达，它就越现实。

老他妈有帮傻逼们连脑子都懒得动就跟我说“我挺你”，我的反应永远是——我怎么觉得你在侮辱我？我用你挺我吗？我至于那么脆弱吗？我那么孤独吗？我需要你这样呵护吗？越想就越觉得不舒服。

很多人需要挺，是因为他软。自己是只猫，找一大帮耗子在后面充当老虎，猫假鼠威啊，多低级啊。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是村里的孩子聚在一起，先规定东西南北四方的区域，不许超出这个区域，然后找出一个坏蛋，在规定时间内抓住这个坏蛋，抓住之后要打他一顿。裁判数一到十，让这个坏蛋有机会先跑。数完之后其余人开始围追堵截，在规定时间内抓住坏蛋，抓住后真的痛打。所以，其他人都不喜欢当坏蛋，只有我喜欢当坏蛋。因为我喜欢孤军奋战，身陷绝境，绝地反击的快感。最终总是我用棍子把他们挨个暴打一顿。后来村里就没人再玩这个游戏了。

现在想想，我平时在网上很讨厌一些人，因为我好像受到攻击而站出来支持我的原因，跟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游戏有关。我喜欢腹背受敌，喜欢绝处逢生，我不喜欢排队、表态。我习惯被孤立，我不喜欢团伙行为，也不喜欢教唆没什么判断能力的人去替我干什么。

人们做木偶做惯了，就那么几个简单动作，跟皮影一样思维缺乏立体感，随波逐流，做乌合之众，没有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被利用的可能性太大了，想想其实挺可悲的。草根被精英玩弄于股掌之间已逐渐演变成互联网上的新游戏了。

有人说了，我觉得你对，站出来支持你一下怎么还不领情呢？告诉你，因为这个环境和人的思维方式会让这个变成相互失去尊重的脱轨列车。这种“挺你”心态，本来是一种心理认可，你自己明白就行了——有种千里共婵娟的意境就够了，结果你非要月亮走我也走，月亮代表我心。说出来就成了一种姿态，容易失去对事情本质的判断，容易变成“文革”的前戏。我一直很警觉这种事情。

没事就别瞎鸡巴挺我了，我不喜欢你那个摆姿态的“小弟弟”，我已经把“挺你”列为我博客的屏蔽词给阉了。



礼仪之邦

前些日子跟一个人聊天，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知道的不多，或者说几乎一无所知。听他在那里侃，插不上嘴，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听众，因为能受益匪浅。直到他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怎么现在人们都变得无礼了？”

我终于找到插嘴的地方了。反问：“历史上如果有礼仪之邦，那早被灭亡了，从来都是弱肉强食，能存在的一定是强盗逻辑下的成功者建造的文明。”进而跟他争论“礼仪”的虚伪性。我没看过《周礼》，感觉像是一部建设有周朝特色的奴隶主义的典章。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哲学观念：天人合一。天是自然，要敬畏，没问题，但是必须有个人出来做天的形象代言人，告诉人们如何按天意行事，于是有了天子，当然也了另一个词：强奸民意。

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框架下，所形成的一切都是以王权为中心。那么“礼仪”就无法避免被涂上王权色彩，等级下的礼仪，没有平等和契约精神。完完全全是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礼仪，但还要礼贤下士，做出一副亲民的样子，不然不利于统治。这也是历史慢慢演变出来的一套既适合权力阶层又适合平民阶层的礼仪制度，这里自然有可取的一面——那是为了维系一种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或者群体利益。但它无时无刻不充满虚伪性。到后来，儒家学说的确立，使这套礼仪发扬继承下来，成为功利性的道德规范。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切一切规范，都是基于这种传统礼仪文化衍生出来的。它虚伪、弱不禁风。

在微博上，每次我说脏话，必定会有很多礼仪之士站出来批判我为什么要骂人，不礼貌，粗俗，素质低，没教养，甚至还会跟我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开始做实验，故意挑逗撩拨一下，接下来正如你经常看到的一样，那些指责我的人立刻四川变脸，骂的比我还凶。这种实验我做过很多次，没有一次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真神了。

互联网的肥皂剧本俗不可耐，一般故事的推进是这样：

一、A说了一句话，B不赞同或者反对，站出来质疑，A反驳B，B据理力争。C和Z开始围观起哄。

二、在反复拉锯战几次之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当事人双方开始从就事论事转移到互相攻击侮辱谩骂，旁观者站队，战事升级，从常规武器变成重型武器，都想一刀毙命。最后双方在某处各领取一枚傻逼军功章，战争结束。

这里面有个有趣的东西，就是双方为什么会争论，争论为什么会升级到谩骂，这就是虚伪的礼仪仪式，这个礼仪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而不是用于尊重的，礼仪没有任何免疫力。平时吹吹拍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挺管用。一旦出现不同态度立场，礼仪的遮羞布就撕破了。

这种礼仪撕破之后，就是征服和消灭。人们喜欢站队往往都是想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很少想过站在道理的一边，因为此时人们已不讲什么道理了，礼义廉耻都不讲了，还讲什么道理？道理只是引发冲突的一段开场白而已。或者说，我们一贯认为的道理，一直是有问题的。这“理外礼”的谁都不把谁当人来平等对待了。这个礼仪之邦从来都是礼仪之“帮”，一帮一帮的。当秦始皇在腹中膨胀，这是人们都出现一个幻觉：我，即秦始皇。从讲理到征服，瞬间的事儿。

外国互联网啥样我不知道，至少中国互联网在它越来越普及就越来体现“礼仪秦始皇”的怪诞现象。

陈冠中



落叶

一年前，我买了一棵银杏树，放在阳台上。春天来的时候，它和路边的银杏树一样，慢慢发出嫩芽，然后长成一整片叶子。听卖花的人讲，银杏树分公母，从叶子上可以分辨出。卖银杏树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卖的都是雌雄同株，有一天你会看到树上结出银杏。

入秋，银杏树的叶子开始慢慢变黄，第一年冬天，当叶子变黄，我担心它第二年春天会不会在发新芽。于是就盼望春天到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这棵银杏树终于发了新芽，我悬着的心也落下来了。然后看着它成长。

今年秋天，出差回来，发现楼下马路两旁长的一排银杏树突然变黄了，看上去非常美。走在路边，金黄的银杏也透过阳光像发财树一样，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了金钱。这要是金元宝该多好啊，随便捡一堆银杏叶，就可以拿到潘石屹、任志强那里换一套房子啦。回到家里，我看到阳台角落里的银杏仍然翠绿如常。那是我细心呵护的结果，让它的凋落延后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每天都去阳台看它几眼，它总是郁郁葱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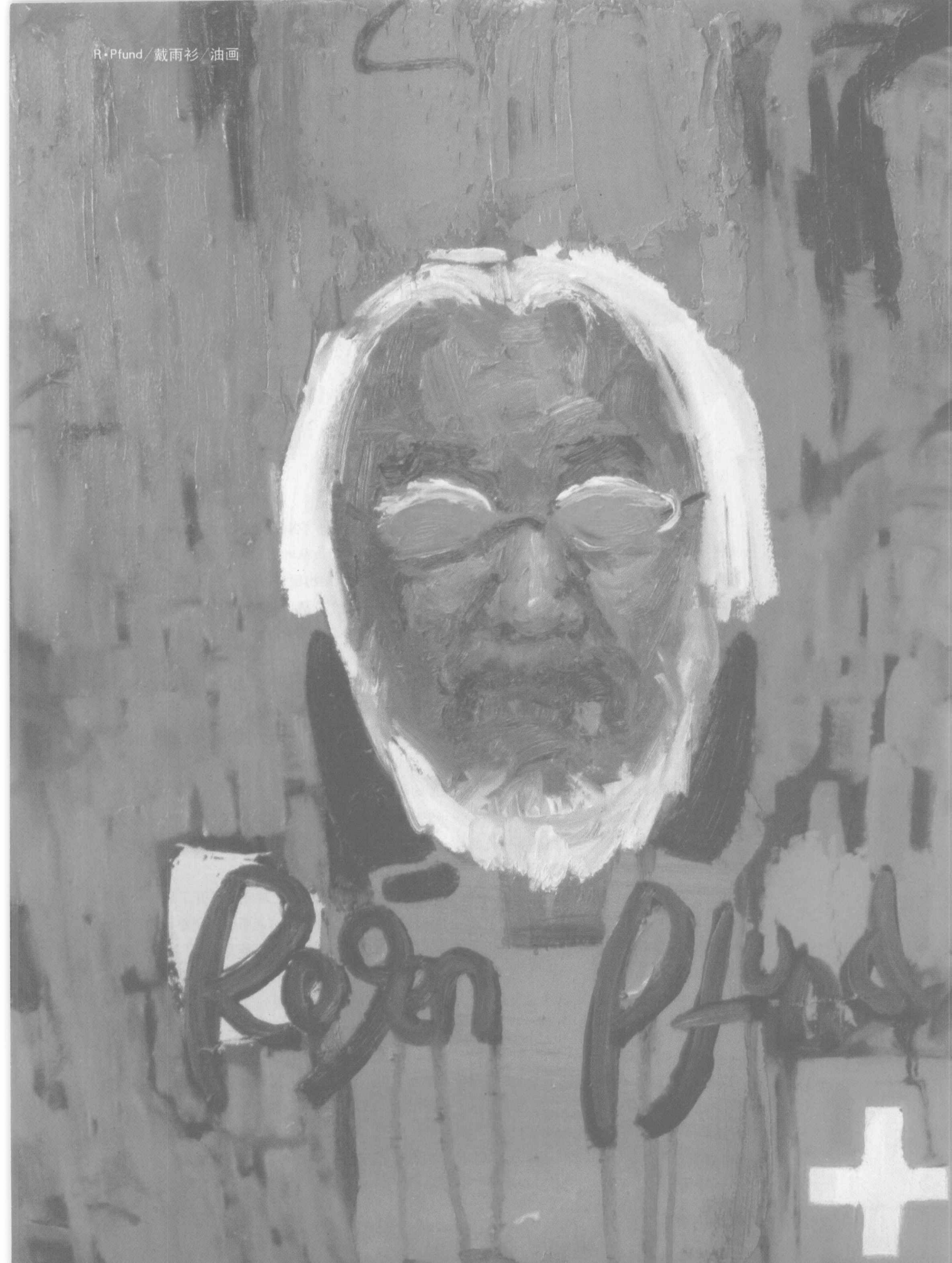
有几天，我忘了去看它，再去阳台，发现它开始变黄，金灿灿的，虽然这几片叶子不能去买一套房子，但是，它还是让我感到些许感伤。于是我把它搬到屋子里，给它拍了一张定妆照。第二天，它的叶子便开始纷纷落下。

深夜，我在一旁写东西，偶尔，能听到极轻的“啪”的一声，一片叶子离开了枝干，落在地板上。夜晚，出奇的安静，我住的地方听不到城市喧嚣的声音，偶尔能听到隔壁赵家的狗叫几声。那么，当银杏叶子从树上脱落下来的声音就显得非常大了，那声音可能是“啪”，也可能是“哗”，或者介于“啪”“哗”之间的一种声音，搞不懂这是哪里的口音。

这棵银杏树上一共有四十多片叶子，最初在阳台上掉了几片，搬到屋子里，还剩下三十多片，我拾起一片叶子，想，可以把它做成书签或者别的什么，送给朋友留个纪念。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现在没人看书了，总不能让他们把叶子夹在两个浏览器之间吧。

在我拍完这张照片后的第二天，我起床后来到书房，发现所有的枯叶都落在地上，这棵银杏树已经完成了一年的轮回，它的枝干又多了一圈年轮，就像你的眼角多了一道石斑鱼尾纹一样，多伤感啊，冬天确实来了。它明年还可长出新叶，而你却永不复返，多伤感啊。它明年只需要阳光、水和空气，就可以葱绿一片，而你用什么样的化妆品都没戏啊，多伤感啊，哈哈。

写不下去了，这散文写得我快笑场了。



褶 折

■ 徐 累

如果没有褶皱，衣裳是寂寞的。其实不止是衣裳，倘若没有褶皱，世界也显得很乏味。

幸好，褶皱无所不在。尽管大多数时候，它了无声息地出没，就像一场场不起眼的哑剧，在平常中穿插布局，妥协又反抗，委屈又冒险，但对有些人来说，注视它就如同注视世界的私密一样，充满着诱惑和好奇。

去年夏天，我在彼得堡逗留了短暂的一星期，这个城市以一副生了锈的模样展示着帝都气度。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竟然就是那些褶皱。几乎每一个宫殿或博物馆的落地高窗，都遮挡着样式相同的水波型帘幕，帝国式的统一风格，半透明的白色，层层回旋，节节推进，无限的曲度。它的形式感甚至比那些名作更长久地吸引了我。

帘幕的装置，好像涅瓦河的波浪，在寒冷中停滞了表面的流淌。俄罗斯十九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幽灵，在凝固的律动中现身，历史记忆不断被展开又不断被覆盖——我想到索科洛夫的电影《俄罗斯方舟》，恰好也是在冬宫博物馆拍摄的，令人惊叹的长镜头一片到底，那些移步换景的断章，到最后归为雾化的白色。

“俄罗斯褶皱”沉重地下陷，每一个弧线就是相对的个体，时刻准备将有限的级数，收敛在无穷级数中。当所有级数组成一个幻觉群的时候，“俄罗斯褶皱”就显示出某种精神意图——虽然是柔软的纱布，却不得不承认其非凡的凌驾力，导致了形而上的普遍。

褶皱无疑是物质，但这并不表明它和生命形态没有什么关系，相反，褶皱有时候更能深刻地反映灵魂。

荒木经惟的摄影集《感伤之旅·冬之旅》，收录了爱妻阳子从结婚旅行、生病住院，直到葬礼前后的私性写真，浮生絮语，相当感人。其中一幅始终萦绕我心：两张并置的床，空无人迹，揉得皱皱的床单，是唯一让人凝视的对象。

褶皱，分明就是一场挣扎的印痕。这个挣扎是关于痛苦还是欢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褶皱本身。这样单调的表情，更加接近了荒木所要表达的本质——每一个存在都是暂时和意外的，生命和欲望更是如此：它轻易就被蒸发了，无法占据所拥有的一切。而褶皱呢，就是灵魂的投影，“此曾在”的残相，我们的目光时而翻山越岭，时而又悬浮在重褶的上空，如临月球的表面所看到的，蜿蜒、荒凉、贫瘠、脆弱。

荒木经惟的这幅作品，算得上是外部褶皱内在化的例证。而另外一些褶皱，足以反映了内在神灵的外部化，如同咒语，迷惑我们的视线。

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馆有一组巴特农神庙的雕像残片，其中最著名的是《命运三女神》，三位

女神克罗索、克拉西斯和阿特罗波斯，或卧或坐，丝缕毕现。岁月已经使面孔和臂膀荡然无存，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遗憾。要那些多余的东西干嘛？就当是神的旨意好了，《命运三女神》，就是命定的褶皱。

不知是不是和三位女神掌管纺制人间命运之线有关，反正就雕像而言，褶皱是唯一的炫耀。它几乎像洪水一样暴发，以无可比拟的热情，沿着肉体恣意流淌，喧宾夺主。褶皱显然获得了客场的胜利，它不是简单的装饰物或者附属品，也不如诗人海涅所说的，希腊雕像上的衣纹是身体动势的多音反响。那么，褶皱意味着什么呢？

福柯认为，希腊人知道如何将统治他人并合为自我统治，他们把势力与自身联系起来，绝不无视内在性。古希腊雕刻的身体外型，无非两个塑造元素，一个是“肌肉”，另一个就是“衣褶”。和“肌肉”一样，“衣褶”也是生命表征的同义词，不过，它是有关身体衬里的颠覆，或者就是身体器官的外化。《命运三女神》的褶皱即是这样——它太有活力了，类似器官的“干细胞”，褶子繁殖褶子，褶子复制褶子，全能分化，无可阻挡地修复再生，最终组成坚韧的网络，遍布人身体的各个角落。

从表面看，褶皱是附作于形体的，但实际上，褶皱代表内部器官的符码，被反转到外部，结论出现了——女神形体被催眠而至蛰伏，肉身含糊，气息微弱，此刻，褶皱代表内在的抽象力量，却嚣张地笼罩了一切。

古希腊艺术无可争议地成了欧洲艺术的源头，包括研究纯粹衣饰的表现力，成为往后画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课，许多大师的手稿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达·芬奇表现“衣褶”研究的单色素描。

对织物褶皱的写生，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画室广泛采用。这种练习形式在矫饰主义画家那里得到空前发展。从达·芬奇现存的作品看，他的系列草图揣摩了“衣褶”的各种形态，这无疑是他正式作品的前奏，然而仅止于此，那是不完全的。在一个人文主义巨匠看来，世界无处不奥秘，必须以科学精神深入探索，才能触摸到事物的核心。《达·芬奇笔记》谈到“衣褶”部分这样说道，“一切物体都有保持静止的性质。密度和厚度均匀的服装都有伸直的倾向；因此，你若要使服装起皱或打褶，应注意在皱褶最强的地方顺从约束力的作用，离约束的地方越远，衣服越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即自然平整。”达·芬奇对世界每个单元的解剖都是兴趣盎然，辨证把握，既然他花了相当的篇幅指认衣褶，那么“衣褶”和其他事物一

样，莫非也具有真理的性质？

显然，“衣褶”和其他事物大有不同，它没有来历的，也不可能反证，缺少可以追问的理数，纯粹是衣料在空间里的进退。但是，“衣褶”的物质理想确实存在，它是以另外形式参与进来，如同“水”或者“火”，说其“有形”而只止于“形”，说其“无形”而有“大象”之“衣褶”时而显现，时而消融，达·芬奇的铅笔轻摩细抚，他的描绘过程始终潜伏一种替天行道的态度，让我们静观其客观的魅力，体会褶皱蕴藏的自然意志，封闭的内在性，以及矛盾的调和——“张力/放松”，“痉挛/膨胀”，“压缩/爆炸”，“包裹/展开”——这岂不是格物致知的通途？世界秩序的原型也许就在此了然。

达·芬奇代表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观点，他的“衣褶”素描以科学的精神作为背景，假想了空间中的虚实和明暗，几何型结构拓扑于宽衣大袍，企图复原“衣褶”在现实状态的体量感。

东方的“衣褶”表述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方绘画是以空间关系营造出褶皱概念的话，它似乎接近于建筑。

而东方绘画，习惯以时间序列编织出褶皱的平面节奏，它似乎更接近于音乐。唐画《八十七神仙卷》白描手卷就是一个例子，霓裳鬓影，飘飘欲仙，其褶皱以一种程式化的模式反复排列，如同“平均律”，不断循环推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衣褶”如歌行板，舒缓谐调，所谓的“吴带当风”。

褶皱各有其家谱，这是传统物质学式样的差异——西方倾向于“布褶”，东方倾向于“纸褶”。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的今天，这样的美学趣味仍有顽强，遗传的影子随处可见，尤其在时装设计的创意方面。

上海外滩18号今年推出了维维安·维斯特伍德的服装展。在过去34年中，这个被称为“朋克教母”的女人，一直占据着英国时装文化的中心位置，展出的服装叙述了维斯特伍德每个时期不同的美学倾向，从挑衅社会逐渐归依到传统，维斯特伍德总是惊鸿一现，她的设计不停改变人们的思维。

关于维斯特伍德有很多话题。也许是个人兴趣的原因，我尤其注意到她的一些细节，没错，是关于褶皱的。

维斯特伍德把面料看作极其生动有趣的个体，她用折叠和褶裥在人体和服装之间创造出空间，用不同的手法探索体积感，和使这些立体造型固定的方法。在近期的设计中，她干脆将褶皱在缝制中彰显，原本随人体运动才能显

出的褶皱，被突兀提示，毫无预兆，有时还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像有待愈合的伤口，给有意不对称的服装又增加一层恍惚。

没有一个服装设计师像维斯特伍德那样，公开在外部展现内部的思考，她说，“服装可以当作一种文化外壳来看待，每一个完整的效果都承载着历史的参考，浸染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被阅读的愉悦”。对维斯特伍德来说，历史的参考就包括了艺术史的临摹，她的许多系列强调了绘画经典的重新引用。如此说来，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那些回旋在西方古代绘画中的褶皱，成为维维安直接剥离到设计中的灵感呢？

无论如何，维斯特伍德总是令人不安的，褶皱也是如此，即使是在那些华美的时装上，也带有西方人对物质的罪与罚。与她的桀骜不驯截然不同，三宅一生作为东方人的观点，褶皱是内敛加韧性，平和有度，秩序井然。

在现代时装设计上，三宅一生几乎是褶皱的代名词。与其说这是他私性的体验，倒不如说这是日本传统美学的再生，更契合实际一些——瓦楞、五色折叠纸、旱山水的石纹，都可以视为这种美学的原型。特别是作为广岛人的三宅一生，在童年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记忆以后，那种“光”和“暗”的强烈刺激，预示了视觉质感上的死去活来——褶皱的“开”与“折”，绝对和“遗忘”有关，“与记忆相对立的不是遗忘，而是遗忘的遗忘，遗忘的遗忘在外部废除我们并构成死亡。”（吉尔·德勒兹）

三宅一生的褶皱循序反复，昼夜平分，时间运行的无极形式。有人说三宅一生的褶皱也提示了空间，看起来似乎这样，不过我认为那只是一种假象。东方人习惯二维地展示他们的幻想，倘若有立体，也是关于“盈”与“空”的问题——对空间从来没有占据，只是意念的悠游——三宅一生的时装平摊起来，它可以是美术馆墙上的背景，一旦为人体所穿，它立刻盛开起来，以“空无”的名义膨胀。

放大了看，这也是褶皱的概念，就像折扇和纸伞，“收”与“放”的运筹，决定了“实”与“虚”的格局。

只有对微观产生兴趣，才可能创造褶皱。

如此说来，中国的“形意”美学以简为上，“折”的境界不少，“褶”的追问乏善可陈。当然，例外总是有的，那就是“赏石”了。

“赏石”比中国其它东西更加寄托了对褶皱的期待，“漏透瘦皱”，“皱”是“赏石”完美度的重要指标。

“赏石”的褶皱讲究浑然天成，它的魅力是被有意味的眼睛发现并受到尊崇，这与西方雕塑的人为痕迹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都是户外园林或庙堂的点景，但形制和褶皱来路迥异，一个顺生，一个意志。

顺生的褶皱可以转为意志的褶皱，当它成为创作观念的时候就是如此。现代画家刘丹绘制了一些流传有序的经典“赏石”，他的微观意识放大了表面痕迹，让我们细悉石皱的生态，如他所说，“所谓‘微观’之境，只有通过沉思去体验，并在其中寻找一种密度更大、形态更奇异的自我生命形式”。

孔中有孔，褶里有褶，繁复是冒险，同时也是一种优雅的能力，始于趣味，终于冥想。

刘丹以画石著称，但这只是他全部作品的一部分，相比引人注目而已。当看到他更多的纸上作为时，我立即感觉到，刘丹其实是一个褶皱的研究者。譬如，他还画了向日葵的背面，罂粟花，这些植物的表面褶皱深刻揭示了内部隐喻。尤其是那幅被充分放大的《民国小字典》，令人叹为观止的正是书页的褶皱——我们知道页码的全部是被一张张分解的，但它们在这里只能集体隐藏，内在深度转变为“书褶”的浅显仪式，世界骤然压缩从此走向卑微，我们只有换一种方式去看待它——关于褶皱的读。

刘丹的褶皱永远在纪念中度过。“赏石”与原主，“向日葵”与书信，“罂粟花”与艳灵，“字典”与旧时代，诸种遗迹均是事变。如今，画家一一唤回它们，被折者重新在他的笔下予以开褶。刘丹认为作画就是“在美学上不断地穿透对死亡的恐惧”，如果真是这样，他的水墨褶皱也许就是辨认前世的密码。

我们常常在褶皱中感知到内部的空虚，漫无边际，无所适从。

外表的“褶”越是丰富，对内在性越是一种剥夺，就像面孔的皱纹，对生命的形式感是威胁一样。褶皱是蛮横的，一旦它施虐，是有足够的力量改变这个物体的原来面目——看看克里斯托的包扎艺术，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因此，褶皱不仅是观念，而且还是伟大的操作，它使世界为之昏迷，让我们在似是而非的形制上，实现在灵魂中被现时感知的东西，正像德勒兹说的那样，“在上帝那里我看不见，在褶子里我能看见”。

那就好好看吧，褶皱的奇迹，遍布在遥远的内心。一切皆是预知。